

作品要给以充分肯定，因为它们是抗战文学的中坚；中间作家的作品决不能忽视，因为也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还有自认为表现了不偏不倚的爱国主义的特点；在那时属于右的作家的作品也应注意，因为这毕竟是抗战文学的一个层次，缺少这个层次就不足以反映整个抗战文学的全貌。”

——原载《抗战文艺研究》1987年1期

（小京摘）

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

——五四回想之三

李泽厚

（鲁迅部分）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，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”。鲁迅“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，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”。其独特性主要是“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”。

“鲁迅喜欢安特来夫，喜欢迦尔询，也喜欢厨川白村。鲁迅对世界的荒谬、怪诞、阴冷感，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，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（例如对绘画）上，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，绝不同于郭沫若那种浮泛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，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浮浅的写实主义，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”。另一方面“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”，又是“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”。两者结合”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”。“因为有后一方面，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，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、荒谬感、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”。

面对“生和死”，“鲁迅不象周作人，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深刻的悲观”，而是“以愈战愈强的勇士情怀来纪念着生和死，赞颂着这生和死”。鲁迅也“不同于现代存在主义”，“不同于卡夫卡、萨特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，他“把体验着生和死，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，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的情感心理，化为形上本体，它就哺育着人间”。“他更温暖，他的人间味更强。他不是那永远折磨着人的残酷的上帝”。“也许，这是儒家‘知其不可而为之’、‘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’的传统？也许这就是‘中国的脊梁’、‘民族魂’”？“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。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，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”。“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。”

——原载《福建论坛》1987年2期

（北川摘）

徐訇文学观初探

——为纪念徐訇逝世六周年而作

潘亚曦 汪义生

徐訇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。少年时进陆军中学，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1936年赴法留学，抗战后返国。1950年定居香港。1980年病逝。他在文学上是位“全才”，写小说、诗、剧本、杂文、理论，从事翻译，“毕生写作达二千万言”。徐訇“生活道路和他的世界观十分复杂”。受“五四”影响，怀着苦闷“寻求富国强民之道”，“穷毕生之功，未能跳出哲学迷宫”。“弥留之际，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”。“徐訇自幼因父母离异而失去家庭温暖，青年时代又临国难深重之秋，成年后婚姻屡遭